春秋左氏傳講解

二十四

口 12
3195
12

門口 12
號 3195
卷 12

漢
37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三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昭公

經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

昭和十年一月一四日 購求

以歸公至自會（ヨリ）。（ロセウコウガヨリアヒカラ）
蔡侯盧歸于蔡（ヘル）。陳侯吳歸于陳（ヘル）。（ヒキツレテモドル）
冬十月葬蔡靈公（フルノニ）。（サイノレイコウヲ）
公如晉（ク）。至河（テ）乃復（カヘス）。（テアヒテモドレリ）
滅州來（ス）。（ウチホロボス）

傳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ムヲ）。（ナンクワイダ）
見費人執之以爲囚（ヘテヲ）。俘冶區夫（ヲトリコ）。（ロカラウヤヲウガ）
曰非也若見費人（ニ）。寒者衣之（シテ）。饑者食之（セシメテ）。以（ホセ）
令主而共其（徳ヲ）之困費來（ル）。（クルコトヲ）
如歸南氏亡矣（ン）。民將叛之（ン）。（ミセニヨイトギ）
誰與居邑（ラン）。若憚之以威（ン）。（ヒムクワイダ）
憚之以怒（ヲ）。民疾而叛（キ）。爲之（ン）。（ソムキハナレタラバ）
聚也（ル）。若諸侯皆然（モ）。費人（ソ）。（且ツ）（ヒトヲイタドラバ）
無歸（ク）。所（ン）。（ナヅマニタガヒニ）
親南氏將焉（ニ）入（ン）。（ドコヘハイリツカフゾ）
矣平子（ノレ）。（ヘル）
弗克敗焉（ル）。平子怒（ル）。令（ス）。（カチオホセタヲ）
非也（ヤ）。（トリゴト上ホセヲ）
（ロカラウヤヲウガ）
（ミセニヨイトギ）
（ヒムクワイダ）
（ソムキハナレタラバ）
（且ツ）（ヒトヲイタドラバ）
（ナヅマニタガヒニ）
（ドコヘハイリツカフゾ）

叛南氏（ニ）。楚子之爲（ルヤ）令尹也（ヘル）。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ヲ）。及（ヤ）即位（ヒ）。奪薳居田（リ）。遷（ス）許（ヲ）。（ロセウコウジニイクサ）
寵於王（ニ）。王之滅蔡也（ヲ）。其父死焉（ス）。王使與於守而行（ク）。（ヒトニキヨヒトヲカラウ）
申之會（ニ）。大夫殘焉（ス）。王奪（ヒ）薳居許圍蔡洧（ヲ）。而質許圍蔡洧有（リ）。（ロセウコウヲニキヨヒト）
邑而使爲（ラ）郟尹（ト）。蔓成然（カ）。（ヒトヲイタドラバ）
故（ニ）。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ル）。（ヘル）
所不禮也（ル）。因群喪職之族（ヲ）。啓（テ）越大夫常壽過（ヲ）。作亂（ヲ）。（ロセウコウヲニ）
圍固城（ヲ）。克息舟城而（テ）居之（ル）。觀起之死也（ル）。（ロセウコウヲニ）
其子從在蔡事朝吳（ニ）。（カラウステウゴヘトリイリ）
曰今不封蔡（ヲ）。（シカヘヲラレタレバ）

蔡不封矣○トキニサイクニハサキダツテハノクニカラホロボサレテイマハノノ
之命召子干子皙○セニチヲヘウクルヲ
告之情○ヲクルジツガサヘギリテツ
行○ヲルヲ
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ヲ
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セサイコウノショクヲ
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ヲ
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
我請試之以蔡公
及郊而告○ヒ
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セシト
己○ヲ
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ヲ
臣○ヲ
人聚○ヲ
曰失賊成軍而
將執之辭○ヲ
曰二三子若能死
從之○ヲ
則如與之以

濟所欲且違上之則適而可衆曰○
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ヲ
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ニ
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
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
公使須務牟與史猾先入○メ
祓及公子罷敵○
于魚陂○
與之乃奉○ニ
蔡公知之曰○
蔡軍爲軍○
因正僕人殺犬子○
公子黑肱爲令尹次○ヲ
王公子比爲王○ヲ
除王宮使觀從師○ヲ
公子弃疾爲司馬○ヲ
先除王宮使觀從師○ヲ

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
(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
(カンケイニテツイテケヲカヽグヤウニヨヲタテヨヲヤラヒトヒヤウニヲシムルヲヽクグヤウニヨヲタテヨヲヤラヒトヒヤウニヲシムルヲヽクヲヽクレテモドリタモノハレウチヲモドサヽ)
鼠○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
(鼠○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
(ネヅミアルヲヽクレテモドリタモノハレウチヲモドレヨヲヽクレテモドリタモノハレウチヲモドレヨヲヽクレテモドリタモノハレウチヲモドレヨ

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
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弁疾
卽位名曰熊居葬于于訾實訾敖
殺囚而服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
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
豫章獲其五帥二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
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
爾所欲對欲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
枝如于躬聘于鄭且致犨樂之田事畢弗致

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樂
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
王之無歸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
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
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
乃改葬之初靈王下不吉投龜訴
改葬之初靈王下不吉投龜訴曰余尚得天下不
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
王之無歸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
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
執其手曰子毋勤
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
未之致也王
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樂
臣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樂
降服而對曰臣未聞命既復
犨樂而對曰臣過失命
枝如于躬聘于鄭且致犨樂之田事畢弗致

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子干子晳加焉子干晳違命靈王肘加焉靈王顛仆子干晳歸闘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

在晉十二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不忍弃疾事君陳蔡城外屬焉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一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隱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有此三者異於子干子干有五難以徼大援其何以去晉文之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甯須無隱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天方相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晉文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股肱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邻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其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一云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晉成虎

祁（キ）而歸者皆有（無不）貳心爲（ノ）取（ル）郠（ヲ）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ノ）不（ル）可（ラ）以不示（サ）威（ヲ）乃蒐（シ）會告（ク）于吳秋晉侯會吳于（ニ）良水道不（ル）可（ラ）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ス）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ニ）丘子產（ノ）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ノ）以幄（ヲ）幕九帳行（ス）于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ニ）會亦如之（是ノ）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ラ）叔向羹與一筐錦曰諸

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ノ）志（ヲ）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ニ）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ス）未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ノ）使叔向（ニ）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ス）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

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
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
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
有事而無業事業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
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
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
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以講禮
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昭明志業於
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
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
能主盟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
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
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
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
間矣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施壬申復施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
懇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
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

寡君知不得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讒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靳子仲之憂以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

癸酉退朝子產謂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而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旦日中以爭

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遺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于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戾卒哭且曰吾已無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

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其卿皆從其大夫皆相從其士皆相見其庶人工商各守其業皆有好焉不

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呉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呉王弗許曰吾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季孫曰魯事呉猶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呉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季孫曰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親而爲夷執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乃歸今雖獲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以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以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

何（トサヤウニテナラレテハドウシテクロニヘモドラレヲゾトイフテ）且泣（ツヅキオダヾツゾヤウトモセバ）平子懼先歸（ヨリモサキニモドレルト）禮也

經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ルト）自晉（シンカラモドリイタリ）

傳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シンカラモドリイタリ）尊晉罪己（ミヲスル）也（禮）

晉罪己禮也南蒯之將叛（ルヤ）

癸偽廢疾使請於南蒯（ニテシカナヌ）曰臣願受盟（ヲタシ）而疾興（リ）若以君靈不死（セイヲヲカシテ）請待間（ヲ）而盟（ヲ）許之二子因民（ヲ）之欲叛（ヘムホシイトサフ）也請朝衆（ヒテクバ）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ケライドモガ）不忘其君（ヲコヒムラレヲ）以及今三年聽命矣（今）子若（シ）弗圖（レハ）費人不忍（ヒ）其君（ガリ）將不能（ト）畏（子）矣子何所不逞（ンモヒトノ）欲（ヌ）（語）請送子（ラン）期（ヲ）五日遂奔齊（ヘ）待飲酒於景（ケイノカラウシカ）公公曰叛夫（ソンハヤハホニンデアルト）對（ムカヒ）曰臣（ワタクシ）欲張公室（ヲ）（ヨリハロクシンポ）罪莫大焉（ナイ）子韓皙曰家臣（ナンノクワイシンコモアリイシンミデ）而欲張公室（ヲ）（キンミノイキホニトカラレヨリスヘハナイ）也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ヘス）齊侯使鮑文子致之（ヲ）夏楚（ヘン）於宗丘（ヲ）且撫其民分貧（ヒ）振（ヒ）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ヲ）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ヲ）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ヘ）親任良物官（ヲ）（ノクッヤ）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經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
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
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
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
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
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
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郢以無忘舊
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
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鬻公子鉏送之。
有賂田晉邢侯。與雍子爭鄗田。久而無成。士
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
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
死可也。叔向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
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亡惡而掠
美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

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二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經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洫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楚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十二子莫之如也而在其

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穆后崩晉荀吳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奸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遁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以貿怠不如完舊貿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

率義不爽好惡不徇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詩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鼙鞮歸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享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相宴樽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皆有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舅甥之甲武所以克商參虛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也唐叔受之以處深山戎狄其後裔之二路鍼鉞秬鬯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

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十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

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而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

地○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十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苫人會齊侯盟于蒲隧成徐子及郯人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三十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于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罹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亂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己有著位

在位數世（堅）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及）恥之辟（卑）耶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晉卿）乎宣子（晉卿）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晉卿）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大叔子羽（鄭卿）謂子產（鄭卿）曰韓子（晉卿）盟主執政實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子產曰吾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盡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曰起請夫

環執政不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産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我或匄奪爾所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一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羔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産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

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甫
子旗賦有女同車○宣子喜曰鄭其庶
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
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
獻馬焉而賦我將○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
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敢不藉手以拜公至自

晉○昭公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
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
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
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
曰有事于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
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
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呉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
岸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
昭子
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
伐鼓於朝禮也平子
禦之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
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
至二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
用幣史用
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
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
君矣
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

我(能)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ヲ)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ヲ)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ヲ)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ヲ)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ト)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氏(ハ)司農也鳲鳩氏(ハ)司事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ハ)趨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ト)故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紀(ヲ)故也仲尼聞之(ヲ)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晉侯使屠蒯(ヲ)請有事於雒(ト)與三塗甚弘謂劉子曰吾容猛非祭也其伐戎(ヲ)容(ハ)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ヲ)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

備。
エソサウドウノデルタメンソナ
九月丁卯晉荀呉
カラウジュンゴズナチクウカウ
帥師渉自棘津。使
ヒキレゼンウタシユエリクカラキヨクシンミ
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
リクコンノヨビトウタレハコトヲニゼガツコミ
知。師從之。庚午遂滅
ソウカエウマヒスダニルワタシカラヨボシ
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
リクコンノキミガカケレソオホゼインケライドモハンダ
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呉而授之陸渾。
ロクシウダイクワクセンシムノヨブンコウケイジユンゴヘリクコン
浮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
ヲブンキユウフユアリホシヲオホ
故使穆子帥師獻俘。
カラウボクシスイヒキモテゼイニグワ
辰。
ヒヴシハウシナシユクノウ
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ニバシヨヘワウガドアマカシンスキユウジヨキボンフルキミテサウジモノヲ
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
テンタウハツチニモヤウスガタアラハシテヒトヘライスモノナリシンイモヤ
侯其有災乎。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
コウキアリサイカホクシンイハクキボンガタイセイヘクヒカラハヒヲモツテヤ
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
イガアラハレデクキボンコトシクワアラハレデハルキリトツコノハクキボンガミニルユエ

矣。其與不然乎。火
アセイガユヲタシナノアラウ
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
ルハカノヨデハトラツキヲモツテシヤングワツイムノヨデハウシンツキヲモツテシ
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
ヤウグワツトナスユヲタクワニシ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
ヲヒカオコヲキノクワハンクワニハ
陳鄭乎。宋。大辰之虛
ソウアケタイクアシンシノキヨ
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
ハチンタイクワウセインゾヤデキイチントテインシンニ
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
タシテハキノタイクワウセインゾヤデキイクシニハカウシンシンヒカシブヤ
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
アマカハクカンアマガミニスイヒヤリシヤクテインヲクワンニシンヒカシブヤ
虛也。故爲帝丘。其
フコクロデコチヲヨクテインシヲクワンイキウヤ
星。爲大水。水火之牲
ヲテインシヤボスヲモツテスイシンセイトヲスルユヲサグワツニアタルカヨソトヲニオヌヲモツテスイシヤグワツトナセバボクトヲシンヘムクトキハルトナリミナヘムクトキハルコトハカノミノニエカツキノスウガデテタツキヲスルタルナリ
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
ヒエチノヒタハソノエウマヒニソウロイガオコデアラカトヒエハヒニヨテハツナリミツノエミツ
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
ハクキボンヲクワツキヨクシサンヲモツテクワイガオコデアラカトヒエハヒニヨテハツナリミツノエミツ
而伏。必以壬午。
ガミテバクキボンヒツコムデテ
不過其見之月。鄭祁竈言
スギニクワセイヨエルツキマデニ
於子產。曰宋衛陳
ケウヒサガ
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
オホセヒノウチニクワニモヤクシサンタマノチガエンテ
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
ヲヲヒツトサイ

○（カラクンシサガデンタウイナストコロバギタウハエキナキコトラルユエンシナモノヲアタサレヌ）與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ソノイクサガキヤウヨバクワンシギヨスナチコウシバクワンノニイクサヅキバウシバクヲアヘヤウカツガイクサヲウラナフニカハ○ニルトアリト）令龜我請改卜令曰舫也以其屬死之楚（サメヘマウシツケヨガハクハイマイチオフアヨガアラタメウラナフトモヨガハクハイマイチオフソコトバニイフ）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ゼイガヒキツヽキセメキタナラバキ○ニナホタダニリイクビヾキヨウヽヽギヨスナハチコウ）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ウセハウガ）者守之環而壁之及泉（グゼイガヒキングギヨヲウヤニシンブリヲシンノヲ）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ソシテカタハラヲ子ヲオツトリマキホリヲフカクホリテ○△今）公子光請於其衆曰（モツテトリカヘサセヤウニバヲヲサセショハンガヨノコウシクアウスナハチカツロガリ）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ワガゴトイヘニツタハルセンワウノナニゴガリクワンターヤウヒトリシミデノケ）衆亦有焉請藉（フタバヲ子ガ久）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グンビヤウソレハウドモヘツミノアルトイフモノナレバヲソノニンノヒトビデガガゴイトハビデスタクミチヲヨクニアツトイフテコタヘタデアルトキユユソヒトヲギヲカスタイニグンビヤウヨチヨルヒヲナダオホキヲトコヲサシニンホドズグリダシ）二人（マギレモガイリコミタトイフテコクデモトラヘアコデモトヲスヘテロストヲサルギダチテ）三呼皆迭對（ゴボンチヨヨリヨクアウヽミタビヨムダレバイマノサンニンガバシニンウチカヘシヨクニアツトイフテコタヘタデアルトキソレバニガツチヨミ）師夜從之（アツトコタヘヨトデヒヅヲイヒヤセオイクレバ）人從而殺之楚師亂（ゴグンビヤウカヨナカニヒヾヲカツヲヨセタルヲ）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トコロヘヲ吳ノヲトリカニヨクアウノニヲフチヨミモドタヲ）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三終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四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昭公

經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
遷于白羽。

傳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
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

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三
月曹平公卒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
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
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必
數日皆來告火
裨竈
竈
曰不用吾言
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
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
子何愛焉子產
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
竈馬知天
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
遂不與亦不復
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
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
國幾亡吾身泯焉
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
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
里析死矣未
葬子產使興三十人遷其柩
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客禁舊客
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
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徒大龜
祝史徙

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出舊宮人寘諸火所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徹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書曰其征與之林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六月鄫人藉稻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

俘以歸鄫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鄫夫人而舍其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必由之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七月鄭子産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為蒐除之大

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
キノオマヘガハウチニアルベキモノナルヲヤシモガセバキユヱ
キタニアルガユヱテイカンコレヲヨシフルトキニモクヲンクヲガトホラレヌヲンタクヽセオテンサンガキテカラオタヤナレドモトイフテコハニタクリタルバミガラノマハラセヨトイフカサヌヱナリ
ヌトアルシカルニヨタビハゼヒイツパウハコハシテヒロメヌナラヌコハセイゾロヘニハガチサクセベキユヱナリ
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
タレドモ、マダコハサヌユヱ
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
ソコデ
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
カラウニサシスナハチコウシテウガスヲトメサセテオボゼイシンヘイグヲワタシクレンヤザマデパウザマヒメガキ
產授兵登陴曰大叔曰晉無乃討乎
カラウノシタイニムクヲサイハヤリスグニシンオクロツカヒ
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
キツ下ルモノハホンコヽロドガアリテスキヲヲミガカヒ
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
シンシンオクロツガヒヲ上
亦無及也敝邑之災君之憂也今執事撫然授兵登陴
ナンセンモアルマイドゾンジンヘヲヲクタヤハヤリゴクラウスクナータメデルゲリ
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
ソンナニオオシテ
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
クニトテイクニト
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
ホカニトナザカヒナキニアラヽトモ
以不禮於鄭晉
ブシツケ

也鄭曰余俘邑也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
ナゼキヨクニヲホカヒツコサセヲズヒヲノガタマヘヌソ　ナラモツパラソノカルコトモセズ

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
トガコヒナレバ　トチバダイジナモノナレバカロク　シクアナドルベカラズ

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
ゴゼンヘイコヒハ　ゴクウシタマヘト　ソンヘイヲソウガ

實白羽
シカト　フルキナハクムラナリ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
ツチノエタツヒ　ワカトノシハナクリ

弒其君買卒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
タウコヲバイニ　ハナクリ　カラウカタハシヨヒ　ゴンゼイ

悼公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
コウ井ムクロシチヘニ　ナクリ　ソンヘイサムクワンシカズカ

郟

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
ロンカラウシテクソンセウシスムラヘ　ツソコクロニハ　シコダイミヤウ　キントヲカタノミヲケ

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
ソンイチダイヲタモツバガリトニエル　サイノクニ　ヒブギヤウムラノサカムスメメカケリ

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
リ　ケンハナ　テンクワウノクリ　ヒフキヨクガダイシケンキヨクガヲ

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
ヒフキヨクガダイシケンキヨクガヲ　ワカドノクチモトヒガチヤウジタレバオクガタヲムカタマヘト

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
シハンソンヒヤクヒヲキヨクモツイテオクガクヲムカヘニイタ　スクメテオクガタトイタサセバ

秦鄢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
タエイシガ　ウシノオクガタハ

月取之乃盡歸鄢俘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
チユヒトガンコモトサ　デンコラズ　ソクシタメニ　ツヌヅ

大子止之藥
ワカトノガドクヤウヲ

一月宋公伐邾圍蟲三
ソウシンタメニ　トリマク　ムラフ

奔晉書曰弒
カタメタヤウヲ　シノクヲンヒ　イヤワト

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邾人鄫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通於諸侯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婪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

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縣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綏弱冠其父兄立子瑕子產僧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絰以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不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夫寡君之二三臣札

瘧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臣老曰抑天實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沈尹戌曰楚人不敢知其誰寶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有城州來以侵我疆埸我是以有柏舉之行今我喪故抑寡君實不能事君以及此憂

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禁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今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

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

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

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

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

子曰然則戴桓也

貴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

叛自以爲猶宋鄭也

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

君一過多矣

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

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

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

告之君王命臣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

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

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

齊晉又交輔

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免而父棠君尚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不來吾將殺爾父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讐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

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吾與爾爲讐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彼之貪而信多私而惡華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公子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不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

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繁氏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

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不吾遠也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鼁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之公聞亂乘驅之公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

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
及公宮鴻騏騅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
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
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
門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寶蹄而從公公
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
衛亂使請所聘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
人儌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
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
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
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
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
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

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紛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衛侯衛侯賜大夫二三子帛人一匹飲酒徧賜工人乃飲酒樂齊侯將行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衛侯衛侯賜大夫二三子帛人一匹飲酒徧賜工人乃飲酒樂齊侯將行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行告寧于齊且言子石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出奔鄭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梵建鄖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二華氏食公子一而後歸華亥患

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
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
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
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黨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
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
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牲以
歸[之]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
二公子[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牲將自門

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
所[之]齊侯[亦]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梁丘據與商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
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
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
賓公曰宋之盟屈建問范
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
祝史不祈[建]以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

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魚曰不可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下無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愧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以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

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
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
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
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
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
上大夫。皮冠。以招虞人。皮冠不見。故不
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讒之。齊
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公
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
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
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煇之以薪。宰夫和
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
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
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
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

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
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
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
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
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今據不然君所
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
誰能聽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
鳩氏

始居此地季萴因之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
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
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
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政不忍猛
寬鄭國多盜取人於

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經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傳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大者不椓。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

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朝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冬。蔡侯朱出奔楚。

則不咸檒則不容心是以感實生疾今
鐘檒矣能久乎三月葬蔡平公弗堪其能久乎三月葬蔡平
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
一一一

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飲之酒厚酬之張匄尤之劒而訊之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宜僚盡以告張匄不勝其怒司馬而朝張匄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廡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而相過也同道曰至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叔輒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盡及其勞且

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再宿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濮以裘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妊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鵞于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雙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豹則關矣曰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射出其間將注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

チニウチミスルモハカラレヌユヲガヒニワットナイスクトウヲオクリテマタシリヘモドリハイリタ

楚遶越帥師(井テ)(ヲ)

カラウ井ニツガヒキマカセイグンシイアヤウトヘンジ

侯唯宋事其君(ニ)今又爭國釋君(ヲ)而臣是助(ス)無(ニ)乃不(ル)可乎王曰而告(ル)我也(ニ)後(メ)既(ル)許之矣(ヲ)蔡侯朱出奔(ス)楚(ニ)費無極取貨於(ニ)東國(ノ)而謂(テ)蔡人曰朱(イマクデ)不(レ)用(ヒ)命於(ニ)楚君王將(ニ)立(テ)東國(ノ)若不先(ニ)從(ハ)王欲(ス)楚必圍(シ)蔡(ヲ)蔡人懼出(レ)朱(ヲ)而立(テ)東國(ノ)朱(ヲ)憩(レ)于(ニ)楚楚子將(ニ)討(テ)蔡(ヲ)無極曰平侯與(レ)楚有(リ)明(ニ)月盟故封(ス)二心故廢之靈王(ニ)(ヲ)

ウヒヤウトキンノヘイワウ

同(シ)惡(ヲ)殺(シ)隱太子(ヲ)其子與(レ)君(ヲ)必甚(レ)德(ス)君(ヲ)

ミカギリオヒダサレタ　ソンクニハラタコトハロ　ソンイムタイシ　ウモマタレイワウヲニクモセタマコトナレバゴクヲスタテラレタレバ

左傳卷二十四　廿一

コウシセイガマタヤヌシガヒヤウトシタレバ則又關矣(リ)曰不(レ)狎(ハ)鄙抽(テ)矢城射之(ル)殪(ス)張匄抽(テ)攻而下(ル)(ヲ)射之(ル)折(ス)股扶伏而擊之(ル)折(ス)軫(ヲ)又射之(ル)(ヲ)死(ス)干(ニ)(ヲ)瞽(ス)

クルマホトリヘタクルイヲヤニヨリトビオリテズクハトコロヲ

ヨヤウカシヲヒキンメテ

ウツタヘニイテ

コウシセイガマタヒキンメテ

ウツタヘニイテ

劉(ノ)(ニ)曰不(レ)死伍乘(ニ)(ヲ)問(テ)一矢城(ニ)曰余言女於(ニ)君(ニ)(ヲ)

ナホシクルマヘリアヒノグミコサシニトヲ

ウチブタリウチシクタニトヲ

軍之大刑也干(ヲ)犯(レ)之(ル)(ヲ)誅(ス)大(ニ)敗(レ)華氏(ヲ)

ヒトリノコリタルヲ

ウイタサレタレバ

荊而從(ヒ)子(ニ)君焉用之(ル)(ヲ)子速(ニ)諸乃射之(ル)殪(ス)大(ニ)敗(レ)華氏(ヲ)

ワレヒトヤウカツヲイ

ワレモヒトヤウシヨマ

ヲヒキヨセテヒトヤウシヨマ

園(ニ)諸南里(ニ)華玄搏(チ)膺(ヲ)而呼(ビ)見(レ)華貙(ヲ)曰吾爲欒氏(ノ)(ニ)矣(ト)

クロガイハンナタガンヤウニアツ

ヲタクトクヲヲヨヒヨセテ

貙曰子無(シ)我(ヲ)迄(ス)不幸而後(ル)(ヲ)亡(ス)使華登如(テ)楚(ニ)乞師(ヲ)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ヲ)

ルホドヅスアルマート

ヤウコトライハレナ

犯(レ)師(ヲ)而出食(シ)於(テ)睢上(ニ)哭而送(ル)之(ヲ)乃復(タ)入(ル)

オカシクイキテ

クタクトクヲヲヨヒヨセテ

イホトリテヒレベタヲヨツカヒ

又使立之不亦可乎在君蔡無他矣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且廢置在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又無所逃死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

經二十有一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孫婼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一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卯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盭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

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鄰有讒人將遠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攘實難異於是攘者實用人己攘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劉子立劉蛮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

單氏吾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呉帥東陽使僞羅者貢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鬻

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已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親歸使涉佗守之丁巳

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

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癸亥

宮以歸王子還王子還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

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

頃子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擊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之單子殺還姑發弱斷延定稠子朝

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肇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孫至自京師

丑奔于平畤群王子追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

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

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鄀肹伐皇。大敗鄀師于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蚡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敬王即位于館。辛丑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氾。壬寅解仇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四終